

山河恋诗丛

韩
笑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韩笑

冰心题

湖南教育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山河恋诗丛
天涯海角

韩 笑
责任编辑：张盛良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32000 印张：9 印数：1——3100

ISBN 7—5355—0460—4/G·456

统一书号：7284·1054 定价：2.25元

出版前言

倘若你检阅《全唐诗》、《全宋词》，你就会发现，山水诗的分量，几乎过半。新诗写山水，也汗牛充栋。似乎可以说，凡为诗人，无有不作山水诗的。

山水之于诗，真个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然而，山水虽无情，作为一个审美客体，它也在不断变化。古人写的山水诗，那意境，那美趣，都属于他们那个时代。我们大可以品赏、领略他们的感情和艺术，却大可不必重复他们的感情和艺术。

我们需要属于我们时代的山水诗。

现代山水诗应具备一些什么基本素质呢？

一、要以今人的眼光看山水，看出山水的变化——它的潜在美；不能使我们的山水诗只是表面的涂抹；山水诗人不能停留在一般游客的水平，他所开掘的自然美，应当有更高的层次。二、要使现代山水诗富于时代亮色。纯客观的描摹，古人都不齿，何况今人。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作

品：透过山水美，不仅看到祖国大地的可爱、美丽，也看到祖国的变化和进步、发展。三、要有诗人的个性：自己独有的感受、角度和审美方式，以及相应的表现力度。我们欢迎各种风格、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山水诗。

有鉴于这些思考，为了激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愫，为了开阔他们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我们联合编辑出版了这套《山河恋诗丛》。它可以是个人的专集，也可以是多人的合集。每本诗集，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山水画，或是一诗一画，或是一山一画、一水一画。我们热忱盼望广大诗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海外华人中的诗人，在这套丛书的处女地上播种，使它开花，结果。我们这套《山河恋》，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只准写山与河。凡祖国大自然之美，必然旁及到社会美，都可以入诗。在题材上，它具有既鲜明又广泛的特色。

希望诗人们、评论家们和广大读者，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支持。

湖南教育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山河恋诗丛》序

陈敬之

湖南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旅游出版社合编一套《山河恋诗丛》，我预祝它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山水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个品种。从文学史家公认的第一位山水诗人——南朝刘宋时代的谢灵运算起，一千七百多年来，山水诗作者代不乏人。以山水为题材的诗篇在古典诗歌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包括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在内的历代许多优秀诗人，都写下了这类题材的优秀之作。这些诗篇象它们所吟咏的山山水水一样长留人间，其中不仅有许多名山名水因名诗而更增其名，还有不少山水景物原为不名却因诗而名的。

当然，不能说山水诗就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成就。尽管可能被有的人讥为死抱住“社会学方法”的“旧观念”不放，我至今仍然认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首先还是那些

广阔而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内容并具有与之相称的高度艺术性的作品。不过，在这同时还必须这样说：不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山水诗，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决不应低估。它是我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我们民族足以为之自豪的一份精神遗产。这些优秀的山水诗，不仅艺术地再现了祖国河山的壮丽多姿，而且艺术地发现了大自然美的奥秘；不仅使人们看到了诗人赋予它以生命的水光山色，而且使人们看到了水光山色之中诗人自己的生命。这些诗人是山水中人，更是社会中人。无论在山在水，都不可能是王国维说的“无我之境”。因此，这些诗不能不或隐或显地寄托着诗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所思所感。这样，千百年来读者除从中欣赏到大谢、小谢“池塘生春草”、“澄江静如练”式的诗化的自然美之外，还从中更多地体味到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和杜甫“不尽长江滚滚来”式的历史风云之感和人情家国之叹。尽管也有一些山水诗表现了某种士大夫虚无遁世以及皈依宗教的消极思想，但更有许多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襟怀和积极向上情绪的名篇，诸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等等，以及不少表现了哲人式

智慧而兼有哲理和诗意的佳作，诸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等等，这些都是千古传诵的名作名句，它们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世代相传地为我们的人们所珍视。

“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六十多年来，用古典诗体写作的近代和现代诗人们依然继承了古典山水诗的传统，继续写出许多优秀的山水诗。柳亚子、郭沫若、田汉、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大诗人的作品表明：在新的时代中，不仅旧体诗——即古典诗体的诗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古典诗中山水诗的传统也在继承和发扬。当然，新体诗中的情况是有所不同。可能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生活环境使诗人无暇欣赏山水风景，或者也由于后来文艺指导思想“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使得山水被排斥在重要题材之外吧，的确在新诗中长时期来很少有以写山水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过，说“很少有”并非是没有。至少从全国解放后算起，除去表现祖国面貌的变化往往以山川形胜作自然背景外，有意识地以写祖国山水林园为题材，以继承古典山水诗传统为己任的诗人和诗作，大约从五十年代起就相继出现了。

新时代的这些以祖国山水为题材的诗，不管是新体或者旧体，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山水诗

了。它们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也在艺术表现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和突破，也许可以把它叫做“新山水诗”吧。这些诗是新的时代精神的表现者之一。它们从新的、更高的意义上发现并唱出了“江山如此多娇”的时代强音，以今朝风流人物——新时代主人的豪情壮志在指点江山。诗人有“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博大胸怀，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时代呼吸，有“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不管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遭到了多么大的挫折，这些仍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真实反映，或者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反映。总之，以毛泽东诗词为主要代表的这个历史时期中表现祖国山水题材的新旧体诗歌，的确把传统的山水诗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新高度。

正是这样，我觉得有理由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我们祖国向四化大步进军的今天，这些优秀的山水诗仍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为我们的四化建设者们，为我们的青少年同学们，为我们越来越多的寻访祖国河山的旅游者们，编选一套《山河恋诗丛》，使他们读到从古至今、从旧体到新体的一系列优秀山水诗，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适时的。这些诗当然不是为了作地理、地质或生物学教科书的辅助教材，也不是给旅游者提供具体地点的导游指南。它的重要价值完全不在于

此。它从历史的、美学的高度上足以使人们认识我们祖国的无限江山，激发人们热爱祖国大地和祖国历史的高尚感情，提高人们由此升发出来的崇高、向上的思想境界和欣赏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的健康、深邃的审美能力。这些，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恐怕都不会是多余的吧。

“识我中华，爱我中华”。识我中华山山水水，爱我中华山山水水，为保卫她，建设她，使她更加美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这应该就是编印这套《山河恋诗丛》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相信它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理由所在。

1986.8.15.北京

序《天涯海角》

李 冰 封

我是在1949年冬或1950年春认识韩笑同志的。其时，我在《新湖南报》编《湘江》副刊。那是一个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的综合性副刊。编辑室的几位同志：黎牧星、黄肇昌、河洛汀、王晨牧、黄仁沛、俞润泉、王辛丁，其中除画家黄肇昌和诗人王晨牧是中年人外，其余都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大家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发愤学习，勤奋工作，一心要把那副刊办好。所以那副刊水平虽不算高，却也充满着革命的朝气和活力。当时，编辑室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刊登稿件，注重质量，不大注重作者的地位、名声。记得有位30年代知名的女作家，写了一首诗，不合要求，也就退了稿；一些无名小卒的作品（韩笑同志那时应算“无名小卒”），只要够质量，就尽量刊登。稿件刊登前，怕一个人拿不准，有时还大家传看一番，商量商量，然后再送总编辑审阅。这个特点，和现在有些刊物只重衣裳不重文，利

用刊物来攀龙附凤，拉关系，树山头，确实大不一样。另一特点是，提倡编辑和作者交朋友。编辑和作者经常有书信往来，有时写起信来就是两三百页，除了商量稿件中的事情外，有时也谈文论道，或征求对副刊的意见。在长沙的有些作者，还经常走往。记得韩笑同志先是在郴州向《湘江》寄稿，调长沙后，他在湖南军区工作，由于投稿的事，我们也就经常见面。1982年出版的《韩笑诗选》中选的一些写在1949年或1950年的诗，如《我们走过窗前》等，大概也就是这时候发表在《湘江》上的。

总之，这时候，我们认识了，交起朋友来了。那时湖南军区就在湘江边上，所以，1986年他送我的诗，开头就是：

那时我们真年轻
爱在湘江上
议论纵横……

是写实的。

当年，我们都缺少阅历，单凭一股热情在办事，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好象世界过一个晚上就会变好似的。因此，我的答诗中有一段写道：

你的诗使我想起明丽的当年
麓山含翠，湘江漪涟
你我都把单纯当作真理

用彩色的梦幻充填着明天
也是写实的。

不久，开了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会后，一些省报文艺性的综合副刊，都改为以刊登读者来信为主的副刊。《湘江》停刊。报纸上留给诗歌的篇幅当然就少了许多。我调到主要处理读者来信的群众生活组工作。那时节，正值革命高潮，每个人几乎都以自己全部的精力，全神贯注于工作。由于少了工作上的联系，我们的往来也就少了一些。不过见面时还是很亲热，他在外面一些刊物上发表的诗作，我还是留心读一读的。

过了一两年，他就调广州。1958年后，我流放在洞庭湖边。那时，在《人民日报》和《诗刊》上看到他写的一些质朴的但却充满激情的诗，知道他曾带着一个海上文化工作队，飘荡在惊涛骇浪之中，在文天祥曾经“坐北舟中，向南恸哭”的伶仃洋上，四处送歌献舞，慰问那些守卫祖国海疆的战士，内心确实颇为佩服。不过那时，我有“罪”之身，羁旅荒野，“旧交新贵音书绝”，我们之间当然也就没有通过音信。

到1981年，在相隔近30年之后，我们在广州重逢了。他还是象50年代初期那样，热情洋溢，谈笑风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坐过几年“四人帮”的班房，吃过很大的苦头，但这苦头却并没有使他意气消沉。时间的流水虽然流过了

近30年，但时间流水并没有冲刷掉他身上的热情、爽朗、真实、质朴的气质。这种气质近乎诗的本质。我直觉地感到：这种诗的本质，仍在他身上汨汨流动着。1983年秋，我们一起到过珠海，在“望海楼”，我们同住一个房间，清晨一起在海滨跑步。1986年，一起上海南岛，一起渡海到东瑁洲岛，一起在大东海海滨浴场游泳。一个大浪把我的眼镜打落在海里，他居然在海里能把我的眼镜摸了上来。一路上我们谈人生，谈文学，谈见闻，谈观感，宛如年轻时候一样，而不知老之已至。一路上，他精力旺盛，随时都在构思着他的诗句。这本集子中许多首诗，就是他在那时构思写成的。

关于他的诗，我就不妄加评论了，读者自己去看就是。“诗无达诂”，见仁见智，原是常事。但不论如何，诗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应该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应该通过艺术的语言、通过诗美来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形象。我想这应该是对于真正的诗的起码要求。不管是直白的诗也好，朦胧的诗也好，又不管情调明朗的也好，风格含蓄的也好，似乎都离不了这要求。如果我这理解没有错的话，韩笑同志的诗，是做到了这些要求的。所以在社会主义诗歌的百花园中，应该让这一朵有自己风格的花存在，成长，繁茂，盛开。

韩笑同志十分勤奋。离休以后，本来可以享些清福的，但是他不，他在尽力地跑他的路，写他的诗。这几年，北起漠河，南至西沙群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到了许多名山大川，一边看，一边写，写得快，写得多。他的20本诗集，大部分都是这几年写成的。歌德说过这样的话：

“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见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20页）我觉得韩笑同志也是这样。他推着一块凝聚着他的心血的石头，想把它推向诗的巅峰，虽然推得大汗淋漓，叫苦不迭，但他却信心百倍，刚毅异常。作为他的老朋友，我祝他成功。

韩笑同志多次要我为这本诗集写序，我近来陷于事务，疏于作文，无以报命，只好拉拉杂杂写了这些，记录了我们的友情，又发表了一些未必恰当的感慨，聊以塞责，望韩笑同志知我谅我。

是为序。

1987年6月15日于长沙

《山河恋诗丛》序.....	贺敬之
序《天涯海角》.....	李冰封

第一辑 海南岛

飞海南.....	1
过琼州海峡.....	2
海口仲秋.....	3
南天椰乳香.....	5
苏公祠.....	6
五公祠.....	8
海瑞新墓.....	9
万泉河.....	11
兴隆农场.....	13
人在浪花中.....	14
在风浪中留影.....	16
附：李冰封《答韩笑》.....	18
重访南海花园.....	20
三亚.....	22
天涯.....	23
鹿回头.....	25
黎家姐妹.....	27
通什神话.....	28
五指山.....	30
海南岛.....	31
南湾猕猴.....	33

海南坡鹿·····	35
东坡故居·····	37
东坡井·····	39
伏波古庙·····	40
莽莽胶林·····	42
椰树的形象·····	43

第二辑 西沙群岛

飞车天涯·····	45
送行·····	47
摇篮曲·····	49
海上生明月·····	51
北礁灯塔·····	53
西沙日出·····	54
虎斑贝·····	56
海石花·····	58
海神·····	60
金银岛·····	62
海滩拾贝·····	63
寄生蟹·····	65
南中国海·····	67
南海星光闪亮·····	68
西沙邮戳·····	70
西沙人·····	72
西沙的树·····	74